

楊貴妃
之死

王獨清作

第一場

佛殿之後方。

佛殿底建築非常偉大，完全代表唐代寺宇底建築風，佛殿四面都是有窗格的紅門，但此時列在場上的卻都緊閉着。門底形式甚是高大，在這緊閉着的時候，顯出不容易開啓的堅固。殿後的兩個圓柱也特別的雄偉，柱底座石與塔石一樣顏色。塔很廣敞，兩邊有很厚的青石欄杆，這欄杆是圍繞在殿底四面的。這座佛殿雖很偉大，但因歷年已久，已顯出舊廢的形狀。

石塔底對面是半倒的高牆，缺處用大簾遮閉。簾之上端釘在靠近牆邊的兩株大槐樹之上。

天氣異常慘澹。風聲時起，蕭擊樹身作巨響。

第一侍者(坐塔上)

好了，好了！現在可以讓我休息一下了！若再休息，那我可真要死了！

第二侍者

只有你纔愛這樣喊叫！我還不是同你一樣的受苦嗎？你看高力士，他是怎樣前後不離的隨着聖駕，也沒有現露一點勞頓的顏色，只有你……

第一侍者

呸！高力士！……你還在說他呢！這一次我們由那繁華的長安奔了出來，受着從來沒有受的災難，都還不是他造成的！……高力士！國家底罪人！……

第二侍者

你真瘋了，我說你真瘋了。就是你挨了餓，也犯不着這樣任意罵人……。我且問你，這次亂事是安祿山造反，還是高力士造反呢？

第一侍者

造反自然是安祿山，但高力士卻應當負責任

的。他是聖上唯一信任的人，貴妃有時也不能不聽他底話，安祿山在宮中鬧的事，誰也覺得是不正當的了，難道他就看不出來嗎？若果他是一個真正愛國的人，就應該留意安祿山底舉動，並且諫諍聖上，使安祿山不至養成那樣的勢力。但是他卻一意買貴妃底歡心，任安祿山和貴妃一天一天地親密起來。．．．唉，你總該沒有忘記罷？（盧嫺由殿前走出，到他底身後，但是他同他底同伴都沒有覺得）貴妃把安祿山底衣服給脫了，按在水裏親手給洗澡取樂，以後又用紅綾裹了，叫人抬着競跑，等到聖上看見了的時候，卻說是在開洗兒會呢！聖上也真是太不管事了，這樣的假話，聽了不但不疑心，反賞了許多金錢，說是添給的禮物。．．．唉，真是不幸！聖上好像是醉了一樣，由別人這樣欺騙！我早就料定有禍事發生的。．．．

第二侍者

安祿山在宮中固然有些舉動很不正當，但我卻總不十分相信那樣的人會和貴妃有甚麼關係。就是你所說的那件事，也不能算是一個證據，那不過是一時的遊戲罷了。

第一侍者

遊戲？好，就算那是遊戲了。可是我還聽到一件事：不知道是甚麼時候，貴妃到華清宮養病，安祿山也去了，有一天貴妃出了浴，和安祿山一處玩耍，安祿山用木瓜擊傷了貴妃底乳頭，貴妃一點也不生氣，並且怕聖上看見，還特意作了付錦囊套在乳上掩護那傷處呢。．．

第二侍者

這是誰告訴你的？

第一侍者

盧娘。

盧娘（突然出聲，使二侍者都吃一驚）

啊，你說甚麼？是我告訴你？那次談論這事，不是有許多人在一處嗎？怎麼單是我？

第二侍者

哦，盧娘，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麼？

盧娘（不答，仍向第一侍者）

你說，怎麼單是我？

第一侍者

你們女子真是卑怯！自己做了事，說了話，以後又不敢承擔。我勸你們把這毛病改了罷！許多事都被你們這種不光明的，自私的行爲弄壞了；你們這種行爲不知道造了多少的罪惡。你，你不要怕，現在是出了宮了，這兒又沒有鸚鵡。．．．

第二侍者

不要鬧了。盧娘，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麼？

盧娘

聖上，貴妃，二位夫人都在一處用餐。因爲食物太壞，貴妃一點也不能下咽，只把由長安帶出來的麥酒接連地痛飲。．．．

(大風吹過)

第一侍者

好大的風！．．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天氣，啊，太陽都變成白色了。．．．

第二侍者

這風可真有些奇怪，把砂土都揚在空中。．．．這不是好兆頭！

第一侍者

並且，你們沒有覺得嗎？這風還像帶來了些血腥似的……

第一難民聲（在牆外）

噢噢！我們跌倒了！噢噢！我們跌倒了！

第二難民聲（在牆外）

可憐的我們底長安，我們莊嚴的長安，從此怕要成灰燼了！甚麼時候我們纔再能返去？甚麼時候我們纔再能見那偉大的城池，再能踏那神聖的道路？我們好像做夢似的把我們祖先底墳墓與神龕棄了！從此保不定我們要長久地流離，我們底脚要被荊棘刺破，而且血要永沒有乾的時候……

盧娘

叫他們不要做聲。

第一難民聲（在牆外）

噢噢！我們跌倒了！噢噢！我們跌倒了！

第二難民聲（在牆外）

你看，這天氣，不是在宣示着災禍底重大麼？這風把哭聲滿佈在我們底頭頂上，太陽也快要死了。這天氣是在告訴我們朝中有弄權的奸人，宮中有

誨淫的蕩婦...是的！我們國家全是被這般人摧殘了的！這般人搗毀了我們底長安，推倒了我們底神殿：這般人纔是我們真正的仇敵，這般人要是不除掉，我們終久是不能安全的！

盧娘

叫他們不要做聲。他們說出的話是多麼可怕

...

第一侍者

不然。這是人民底呼聲，我們是沒有權去禁止的。

第二侍者

老實說，這些隨聖駕出奔的人民確是太可憐了。他們都是在和平中生活慣了的，他們都是和平的國民，他們平時只耽醉在有光榮歷史的長安底健壯空氣裏，只聽得黃金時代底宴樂聲與詩人底頌歌...他們是從來一點也不會養得有對付凶惡戰爭的能力的。如今突然的兵災降臨，對於他們是怎樣的不幸呀！我是看見了的，他們由長安出來的時候，多半都是被這個意外的禍事嚇昏了，只顧隨

聖駕出奔，連乾糧也忘記了攜帶……

第一侍者

你還說乾糧呢！現在我底肚裏還是空的……
他們底話說得不錯呀！害我們的確是那弄權的奸人，還有……

第二侍者

不要亂說了罷。其實只有安祿山可恨。

第一侍者

……哦！我想起來了。盧娘，又是你對我說的，
一晚安祿山在花園中和貴妃抱着啼哭，被聖上遇見了，是不是？

盧娘

.....

第二侍者

唉，是怎麼一回事？

第一侍者

盧娘，你說給他聽罷！……我敢斷定安祿山造反底主要原因全是在貴妃身上，我敢斷定這次亂事是安祿山爲愛情而起的爭奪。安祿山所用的名

義固然說是爲聲討貴妃底哥哥的，但據我看來，那不過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罷了……

第二侍者

盧娘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第一侍者

說罷，盧娘，你不要怕，我適纔說過了，現在是已經出了宮，這兒又沒有鸚鵡！

盧娘

那是在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，——哦，那一晚底月亮可真可愛呢！那像水銀一樣的光輝在把所有殿頂上的銅瓦滿滿地浸洗着，一切白玉的杆欄也都像要溶化了似的。…哦，宮中那種夜晚真好！我是最愛在月下聽那由前殿傳出的歌聲和簾櫳底音調的。…哦，現在那種景象是再也不能尋得的了！…

第一侍者

你還是說人家問你的話罷。

盧娘

唉，可是呢。…那是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，

妃和安祿山都是在沉香亭邊的。他們先是在看着月亮，後來說起月亮底忽圓忽缺正像人生底忽合忽離的話，貴妃便動了傷感。她對安祿山說道：“我們怕終有一天要永遠地分別呢，我總常常預感到我們底結局很是不幸。”安祿山便跪了下去，用兩手捧起貴妃底裙角來親吻，並且說：“我底皇后，我用我底全靈魂愛你，我用我身上所有的血液愛你，我爲你，可以犧牲一切；只要你允許我，我可以立地去做那使我們得以自由的事；我可以使我們將來永遠地不離，永遠地在一處相守，只要你允許我。”後來他們便擁抱起來，啼哭起來了。那時適逢聖上在花萼樓和王子們會完了夜宴，到沉香亭來尋找貴妃。因爲聖上沒有乘坐肩輿，只是和高力士踏着月光走了來的，所以他們都不曾覺得。其實呢，聖上也未必看見他們是在擁抱着的，不過他們因不曾提防聖上到來，卻都吃了一驚。安祿山立地告退，第二天便聽說出了長安，回河東去了。...

第一侍者

從那時以後，安祿山再沒有進過宮罷？

盧娘

沒有，從那時起，一直到現在。

第一侍者(向第二侍者)

你聽見麼？安祿山和貴妃的事，甚麼人都看出來了，並且宮內宮外的謠言不知道有多少呢。．．．現在你可相信了罷？唉，你想，我們國家是怎樣被貴妃誤了的呀！平日她底哥哥在朝中專政欺人，她底姊姊們在宮中縱慾作惡，如今又是因為她，發生了這樣的大亂。．．．

(風更激厲。牆缺處的大簾被風吹開，牆外盡是難民)

衆難民(都爭着探頭到牆內)

給我們一點食物罷！給我們一點食物罷！

第二侍者(推第一侍者與盧娘)

聖上和貴妃大概已經用完了餐，我們快進去，不要再站在這兒了。

衆難民(都爭着探頭到牆內)

給我們一點食物罷！給我們一點食物罷！

第 二 場

佛殿之內部。

長方形的殿堂，很是深奧。殿堂底正中排列着兩行圓柱，接近頂部的柱頭都有許多神廟的輪線的雕飾。這兩行圓柱一直排列到殿堂深處。殿堂深處有金色的大佛像一尊，佛像底兩旁掛着黑色的厚呢的神幔。一切設置露出中古期的神祕與壯偉。

稀薄的光線由四圍紅門底窗格透進，全殿堂內充滿着陰暗。

在兩行的圓柱之間設二食案。正中的食案上是唐玄宗，楊貴妃；側旁的食案上是韓國夫人，虢國夫人。

高力士，盧娘，第一侍者，第二侍者環侍左右。

唐玄宗

太真，你這樣用餐，如何要得？這食物固然是壞極了，但也總得勉強吃一點纔好。

楊貴妃

我不能，陛下。

唐玄宗

那麼，再飲些酒罷，我陪你，好不好？

楊貴妃

我已經飲够了，陛下。

唐玄宗

唉，太真，你怎麼這樣憂鬱呢？是的，你很憂鬱。唉，可恨的是安祿山了！我用父親待兒子的情誼待他，他卻做出這忘恩負義的事來！太真，你待他可不是也像母親待兒子一樣麼？是的，你確是像母親待兒子一樣的待他；但是他現在卻指明要聲討國忠，把你給他的好處就一概不管了！唉，這樣的人，怎麼從前我卻信任他呢！這都怪我。．．．——哦，太真，但是你爲甚麼憂鬱？你聽我說，這是不要緊的，我有郭子儀，李光弼，顏真卿，張巡一般忠勇的將官，還愁

不能勦滅他麼？我敢說他將來總要被我的底將官們殺死，說不定他底屍身還要遭分裂的慘狀……

楊貴妃

啊！

唐玄宗

怎麼樣？是的，他一定是要這樣死的，或者還用不着我的底將官們殺他，等到他完全失敗了的時候，他說不定自己就要去自盡……哦，不，或者他部下的人就要殺他。其實就不等到他完全失敗，他部下的人也會殺他的。這個你或者不明白，是不是？這是因為和他一同造反的人都是以勢利結合的，他們一定要互相嫉妬，爭奪……一定的！你看罷，他決不得好死……——哦，（向高力士）高力士，你說，我底話不錯麼？

高力士

一點也不錯，陛下。我也想他底部下對他是不能有誠意的：他底結局一定失敗。

唐玄宗

是的，一定失敗，一定失敗……太真，你放心，

我們一到了蜀地，就可以建起和在長安的一樣的宮殿，或者比長安的更要壯麗也未可知。我知道你是喜歡芍藥的，蜀地聽說芍藥最多，而且是白的，聽說白得像雪一樣。我們就去再建一座新的沉香亭罷，四圍全種起那白的芍藥來，我想你站在亭上，一定更要好看呢...哦，你是在想華清宮麼？我知道你是喜歡溫泉的。哦，這個，這個聽說蜀地也有...總之只要我們一到蜀地，甚麼都容易辦到，甚麼都容易辦到...唉，太真，你聽見我底話沒有？你底臉色怎麼是這樣的蒼白呢？你大概是病了？不然就是路上過於辛苦了，是不是？——唉，總之，安祿山真可恨！我知道你也一定恨他的。但是，我已經對你說過了，這種人是決不得好死...

楊貴妃

陛下！...

唐玄宗

甚麼？...你說甚麼？我看你真是病了。是的，你底精神很不好呢。你休息一下，怎麼樣？...（向二位夫人）還是讓她休息一下的好，你們看她底臉色，